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四十一回 破資財窮形極相 感知己瀝膽披肝

我接了繼之電信，便即日動身，到了南京，便走馬進城，問繼之有甚要事。恰好繼之在家裡，他且不说做甚麼，問了些各處生意情形，我一一據實回答。我問起蔡侶笙。繼之道：「上月藩臺和我說，要想請一位清客，要能詩，能酒，能寫，能畫的，雜技愈多愈好；又要能談天，又要品行端方，托我找這樣一個人，你想叫我往哪裡去找。只有侶笙，他琴棋書畫，件件可以來得，不過就是脾氣古板些；就把他薦去了，倒甚是相得。大關的差事，前天也交卸了。」我道：「述農呢？」繼之道：「述農館地還連下去。」我道：「這回叫我回來，有甚麼事？」繼之道：「你且見了老伯母，我們再細談。」我便出了書房，先去見了吳老太太及繼之夫人，方才過來見了母親、孀娘、姊姊，談了些家常話。我見母親房裡，擺著一枝三鑲白玉如意，便問是哪裡來的。母親道：「上月我的生日，蔡侶笙送來的，還有一個董其昌手卷。」我仔細看了那如意一遍，不覺大驚道：「這個東西，怎麼好受他的！雖然我薦他一個館地，只怕他就把這館地一年的薪水還買不來！這個如何使得！」母親道：「便是我也說是小生日，不驚動人，不肯受。他再三的送來，只得收下。原是預備你來家，再當面還他的。」我道：「他又怎麼知道母親生日呢？」姊姊道：「怕不是大哥談起的。他非但生日那天送這個禮，就是平常日子送吃的，送用的，零碎東西，也不知送了多少。」我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！偏是我從薦了他的館地之後，就沒有看見過他。」姊姊道：「難道一回都沒見過？」我道：「委實一回都沒見過。他是住在關上的，他初到時，來過一次，那時我到蕪湖去了。嗣後我就東走西走，偶爾回來，也住不上十天八天，我不到關上，他也無從知道，趕他知道了，我又動身了，所以從來遇不著。還有那手卷呢？」姊姊在抽屜裡取出來給我看，是一個三丈多長的綾本。我看了，便到繼之那邊，和繼之說。繼之道：「他感激你得很呢，時時念著你。這兩樣東西，我也曾見來。若講現買起來呢，也不知要值多少錢。他說這是他家藏的東西，在上海窮極的時候，拿去押給人家了。兩樣東西，他只押得四十元。他得了館地之後，就贖了回來，拿來送你。」我道：「是他先代之物，我更不能受，明日待我當面還了他。此刻他在藩署裡，近便得很，我也想看看他去。」

繼之道：「你自從丟了書本以來，還能作八股麼？」我笑道：「我就是未丟書本之前，也不見得能作八股。」繼之道：「說雖是如此說，你究竟是在那裡作的。我記得你十三歲考書院，便常常的取在五名前；以後兩年出了門，我可不知道了。」我道：「此刻憑空還問這個做甚麼呢？」繼之道：「只管胡亂談談，有何不可？」我道：「我想這個不是胡亂談的，或者另外有甚麼道理？」繼之笑著，指著一個大紙包道：「你看這個是甚麼？」我拆開來一看，卻是鍾山書院的課卷。我道：「只怕又是藩臺委的？」繼之道：「正是。這是生卷。童卷是侶笙在那裡看。藩臺委了我，我打算要煩勞了你。」我道：「幫著看是可以的，不過我不能定甲乙。」繼之道：「你只管定了甲乙，順著迭起來，不要寫上，等我看過再寫就是了。」我道：「這倒使得。但不知幾時要？這裡又是多少卷？要取幾名？」繼之道：「這裡其是八百多卷，大約取一百五十卷左右。佳卷若多，就多取幾卷也使得。你幾時可以看完就幾時要，但是越快越好，藩臺交下來好幾天了，我專等著你。你在這裡看，還是拿過去看？」我道：「但只看看，不過天把就看完了；但是還要加批加圈，只怕要三天。我還是拿過去看的好，那邊靜點，這邊恐怕有人來。」繼之道：「那麼你拿過去看罷。」我笑道：「看了使不得，休要怪我。」繼之道：「不怪你就是。」

當下又談了一會，繼之叫人把卷子送到我房裡去，我便過來。見姊姊正在那裡畫畫。我道：「畫甚麼？」姊姊道：「九月十九，是乾娘五十整壽，我畫一堂海滿壽屏，共是八幅。」我道：「呀！這個我還不曾記得。我們送甚麼呢？」姊姊道：「這裡有一堂屏了；還有一個多月呢，慢慢辦起來，甚麼不好送。」我道：「這份禮，是很難送的：送厚了，繼之不肯收；送薄了，過不去。怎麼好呢？」想了一想道：「有了一樣了，我前月在杭州，收了一尊柴窯的彌勒佛，只化得四吊錢，的真是古貨。只可惜放在上海。回來寫個信，叫德泉寄了來。」姊姊道：「你又來了，柴窯的東西，怎麼只賣得四吊錢？」我道：「不然我也不知，因為這東西買得便宜，我也有點疑心，特為打聽了來。原來這一家人家，本來是杭州的富戶，祖上在揚州做鹽商的。後來折了本，倒了下來，便回杭州。生意雖然倒了，卻也還有幾萬銀子家資。後來的子孫，一代不如一代，起初是賣田，後來賣房產，賣桌椅東西，賣衣服首飾，鬧的家人僕婦也用不起了。一天在堆存雜物的樓上，看見有一大堆紅漆竹筒子，也不知是幾個。這是揚州戴春林的茶油筒子，知道還是祖上從揚州帶回來的茶油，此刻差不多上百年了，想來油也乾了，留下他無用，不如賣了，打定了主意，就叫了收買舊貨的人來，講定了十來個錢一個，當堂點過，卻是九十九個都賣了。過得幾天，又在角子上尋出一個，想道：『這個東西原是一百個，那天怎樣尋他不出來』。搖了一搖，沒有聲響，想是油都乾了。想這油透了的竹子，劈細了生火倒好，於是拿出來劈了。原來裡面並不是油，卻是用木屑藏著一條十兩重的足赤金條子。不覺又驚又喜，又悔又恨：驚的是許久不見這樣東西，如今無意中又見著了；喜的是有了這個，又可以換錢化了；悔的是那九十九個，不應該賣了；恨的是那天見了這筒子，怎麼一定當他是茶油，不劈開來先看看再賣。只得先把這金子去換了銀來。有銀在手，又忘懷了，吃喝嫖賭，不上兩個月又沒了。他自想眼睜睜看著九百九十兩金子，沒福享用，弔把錢把他賣了，還要這些東西作甚麼，不如都把他賣了完事。因此索性在自己門口，擺了個攤子，把那眼前用不著的家私什物，都拿出來。只要有人還價就賣。那天我走過他門口，看見這尊佛，問他要多少錢，他並不要價，只問我肯出多少。我說了四吊，原不過說著頑，誰知他當真賣了。」姊姊道：「不要撒謊，天下那裡有這種呆人。」我道：「惟其呆，所以才能敗家；他不呆，也不至於如此了。這些破落戶，千奇百怪的形狀，也說不盡許多，記得我小時候上學，一天放晚學回家，同著一個大學生走，遇了一個人，手裡提著一把酒壺，那大學生叫我去揭開他那酒壺蓋，看是甚麼酒。我頑皮，果然躡足潛蹤在他後頭，把壺蓋一揭，你道壺裡是些甚麼？原來不是酒，不是茶，也不是水，不是濕的，是乾的，卻是一壺米！」說的姊姊「撲嗤」的一聲笑了道：「這是怎麼講？」我道：「那個人當時就大罵起來，要打我，嚇得我摔了壺蓋，飛跑回家去。明日我問那大學生，才知道這個人是就近的一個破落戶，窮的逐頓買米；又恐怕人識笑，所以拿一把酒壺來盛米。有人遇了他，他還說頓頓要吃酒呢。就是前年我回去料理祠堂的一回，有一天在路上遇見子英伯父，抱著一包衣服，在一家當舖門首東張西望。我知道他要當東西，不好去撞破他，遠遠的躲著偷看。那當舖是開在一個轉角子上，他看見沒人，才要進去，誰知角子上轉出一個地保來，看見了他，搶行兩步，請了個安，羞得他臉上青一片、紅一片，嘴裡喃喃的不知說些什麼，就走了，只怕要拿到別家去當了。」姊姊道：「大約越是破落戶，越要擺架子，也是有的。」我道：「非但擺架子，還要貪小便宜呢。我不知聽誰說的，一個破落戶，拾了一個鬥死了的鵝鴨，拿回家去，開了膛，拔了毛，要炸來吃，又嫌費事，家裡又沒有那些油。因拿了鵝鴨，假意去買油炸膾，故意把鵝鴨掉在油鍋裡面，還做成大驚小怪的樣子；那油鍋是沸騰騰的，不一會就熟了。人家同他撈起來，他非但不謝一聲，還要埋怨說：『我本來要做五香的，這一炸可炸壞了，五香的吃不成了！』」姊姊笑道：「你少要胡說罷，我這裡趕著要畫呢。」

我也想起了那尊彌勒佛，便回到房裡，寫了一封寄德泉的信，叫人寄去。一面取過課本來看，看得不好的，便放在一邊；好的，便另放一處。看至天晚，已看了一半。暗想原來這件事甚容易的。晚飯後，又潛心去看，不知不覺，把好不好都全分別出來了。天色也微明了，連忙到床上去睡下。一覺醒來，已是十點鐘。母親道：「為什睡到這個時候？」我道：「天亮才睡的呢。」母親道：「晚上做甚麼來？」我道：「代繼之看卷子。」母親便不言語了。我便過來，和繼之說了些閒話。飯後，再拿那看過好的，又細加淘汰，逐篇加批加圈點。又看了一天，晚上又看了一夜，取了一百六十卷，定了甲乙，一順迭起。天色已經大明了，我便不再睡，等繼之起來了，便拿去交給他，道：「還有許多落卷，叫人去取了來罷。」繼之翻開看了兩卷，大喜道：「妙，妙！怎麼這些批語的字，都摹仿著我的字跡，連我自己粗看去，也看不出來。」我道：「不過偶爾學著寫，正是婢學夫人，那裡及得到大哥什一！」繼之道：「辛苦得很！今夜請你吃酒酬勞。」我道：「這算甚麼勞呢。我此刻先要出去一次。」繼之問到那裡。我道：「去看蔡侶笙。」繼之道：「正是。他和我說過，你一到了就知照他，我因為你要看卷子，所以不曾去知照得。你去看看他也好。」

我便出來，帶了片子，走到藩臺衙門，到門房遞了，說明要見蔡師爺。門上拿了進去，一會出來，說是蔡師爺出去了，不敢當，擋駕。我想來得不湊巧，只得快快而回，對繼之說侶笙不在家的話。繼之道：「他在關上一年，是足跡不出戶外的，此刻怎麼老早就出去了？」話還未說完，只見王富來回說：「蔡師爺來了。」我連忙迎到客堂上，只見蔡侶笙穿了衣冠，帶了底下人，還有一個小廝挑了兩個食盒。侶笙出落得精神煥發，洗絕了從前那落拓模樣，眉宇間還帶幾分威嚴氣象。見了我，便搶前行禮，嚇的我連忙回拜。起來讓坐。侶笙道：「今日帶了贄見，特地叩謁老伯母，望乞代為通稟一聲。」我道：「家母不敢當，閣下太客氣了！」侶笙道：「前月老伯母華誕，本當就來叩祝，因閣下公出，未曾在侍，不敢造次；今日特具衣冠叩謁，千萬勿辭！」我見他誠摯，只得進來，告知母親。母親道：「你回了他就是了。」我道：「我何嘗不回；他誠摯得很，特為具了衣冠，不如就見他一見罷。」姊姊道：「人家既然一片誠心，伯娘何必推托，只索見他一見罷了。」母親答應了，孀娘、姊姊都迴避過，我出來領了侶笙進去。侶笙叫小廝挑了食盒，一同進去，端端正正的行了禮。我在旁陪著，又回謝過了。侶笙叫小廝端上食盒道：「區區幾色敝省的土儀，權當贄見，請老伯母賞收。」母親道：「一向多承厚賜，還不曾道謝，怎好又要費心！」我道：「侶笙太客氣了！我們彼此以心交，何必如此煩瑣？」侶笙道：「改日內子還要過來給老伯母請安。」母親道：「我還沒有去拜望，怎敢枉駕！」我道：「嫂夫人幾時接來的？」侶笙道：「上月才來的，沒有過來請安，荒唐得很。」我道：「甚麼話！嫂夫人深明大義，一向景仰的，我們書房裡坐罷。」侶笙便告辭母親，回到書房裡來。我忙讓寬衣。

侶笙一面與繼之相見。我說道：「侶笙何必這樣客氣，還具起衣冠來？」侶笙道：「我們原可以脫略，要拜見老伯母，怎敢褻瀆。」我道：「上月家母壽日，承賜厚禮，概不敢當，明日當即璧還。」侶笙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！我今日披肝瀝膽的說一句話：我在窮途之中，多承援手，薦我館穀，自當感激。然而我從前也就過幾次館，也有人薦的；就是現在這個館，是繼翁薦的，雖是一般的感激，然而總沒有這種激切。須知我這個是知己之感，不是恩遇之感。當我落拓的時候，也不知受盡多少人欺侮。我擺了那個攤，有些居然自命是讀書人的，也三三兩兩常來戲辱。所謂人窮志短，我哪裡敢和他較量，只索避了。所以頭一次閣下過訪時，我待要理不理的，連忙收了攤要走，也是被人戲辱的多了，嚇怕了，所以才如此。」我道：「這班人就沒道理，人家擺個攤，礙他甚麼。要來戲侮人家呢？」侶笙道：「說來有個緣故。因為我上一年做了個蒙館，虹口這一班蒙師，以為又多了一個，未免要分他們的潤，就很不願意了。次年我因來學者少，不敢再幹，才出來測字。他們已經是你一嘴我一嘴的說是只配測字的，如何妄想坐起館來。我因為坐在攤上閒著，常帶兩本書去看看。有一天，我看的是《經世文編》，被一個刻薄鬼看見了，就同我哄傳起來。說是測字先生看《經世文編》，看來他還想做官，還想大用呢。從此就三三兩兩，時來挖苦。你想我在這種境地上處著，忽然天外飛來一個絕不相識、絕不相知之人，賞識我於風塵之中，叫我焉得不感！」說到這裡，流下淚來：「所以我當老伯母華誕之日，送上兩件薄禮，並不是表我的心，正要閣下留著，做個紀念；倘使一定要還我，便是不許我感這知己了。」說著，便起身道：「方伯那裡還有事等著，先要告辭了。」我同繼之不便強留，送他出去。我回來對繼之說道：「在我是以為閒閒一件事，卻累他送了禮物，還賠了眼淚，倒叫我難為情起來。」繼之道：「這也足見他的誠摯。且不必談他，我們談我們的正事罷。」我問：「談甚麼正事？」繼之指著我看定的課卷，說出一件事來。

正是：只為金篦能刮眼，更將玉尺付君身。未知繼之說出甚麼事來，且待下回再記。